

# 當前越南在高棉的處境

羅石圃

越軍侵踞高棉，至今已時逾兩載，面對棉共流亡政權的部隊，不僅未能掃穴犁庭，且以國際情勢所迫，只有任令其日益壯大。及至非共棉人抗越武裝崛起，越軍在它們的分進合擊下，確已陷入了泥沼之中，至於越共假手金邊政權實施統治，已否獲得棉人合作？及其對此傀儡能否確切掌握？雖因鐵幕重重，不易得知真像，但也有跡象顯示：河內在金邊的處境，正是來日大難。

## (一) 越棉交惡的背景

越南與高棉壤地相接，但也因此造成了兩國的世讎。當法國勢力東來以前，高棉真臘王朝由於王位之爭，形成東西兩王並立，使安南阮王朝得以將真臘東部置於藩邦，並招集華人開發湄公河三角洲沼澤之地，納入安南版圖<sup>①</sup>，至法人入踞印支，雖仍然以高棉為保護王國，但對其舊壤如湄公河三角洲大部份土地，則因經濟與交通等關係，照舊劃入其「交趾支那直領地」——亦即南越的轄區。

當一九五四年法國宣佈結束其對印支的殖民統治，在三邦獲得獨立之初，高棉當政的施亞努，立即要求南越歸還失土，並號召高棉人重振吉蔑王朝的聲威——不惜以流血向越人爭回舊壤，但西貢置之不理，華府不但不予支持此項要求，且大量援助吳廷琰政府從事各項建設，施亞努的投靠北平，甚至對北越出兵南侵，不惜讓共軍假道，並在高棉國境內聽任越共軍建立庇護所，其間都含有洩恨意味和報復西貢不理會其收回失地要求的惱怒心情。

註①〔大南實錄〕，安南阮王朝文獻。

至於廣大棉人對越人的觀感，亦甚惡劣。一九七〇年，金邊反共政府成立，下令所有在高棉國土活動的越共軍必須全部撤離。當時居留金邊的五十多萬越僑，雖毫無政治色彩且係世代定居，亦遭到了棉人羣起攻擊，雖經政府出動軍警全力保護，仍難免死傷纍纍，以致西貢不得不應允金邊的請求，將所有越僑全部撤回越境，此即不難想見施亞努雖於此時已被罷黜，但他所強調的仇視越人，仍然在廣大棉人心中根深蒂固<sup>②</sup>。

一般或認為越共在組黨之初，即以棉共、寮共並為螟蛉，照理，在越棉都被共軍席捲後，兩國共黨政權，便不應再有軫域之爭，其實不然，越共與棉共之間，其讎怨尤其深切，由於越共所卵翼的一股棉共，其名稱為「吉蔑越盟」(Khmer Vietnam)，當抗法戰爭期間，曾組成武裝部隊回返高棉作戰，惟以其活動範圍，僅限於寮棉邊境，無法進入高棉腹地，所以在三邦獨立時，越共即將此約一個營的棉共全部撤至北越整訓，擬俟其充實後，再遣回高棉。

不料越戰興起，河內為了換取金邊假道，及在棉邊建立越共軍庇護所，乃不得不遵守與施亞努的「君子協定」——斷不許對棉共有任何支援，以致「吉蔑越盟」無法回國，而在此一期間，由高棉一批留法歸國的學生所組成的「馬列主義小組」，因為左傾言論及在國會中的反政府活動，被施亞努目為叛徒，已列入黑名单準備一網打盡。惟以機密早洩，以致身為國會議員的喬森潘、胡寧等，得以逃離金邊，從而策動馬德望農民暴動，使這批棉共份子，開始擁有羣衆及鬪爭的武裝<sup>③</sup>。

繼後在高棉與金邊進行鬪爭而短兵相接的棉共，乃獨樹一幟的「赤吉蔑」(Khmer Rouge)，不但與越共卵翼的「吉蔑越盟」並無關聯，且以河內嚴守與施亞努的密約，對它所要求的支補置若罔聞，遂造了雙方關係有如水火。唯有中共不惜觸怒金邊，透過僑社左派給予「赤吉蔑」支援，所以它一開始便仇視河內而靠攏北平，這是越棉共交惡的遠因。

## (二) 中共以棉共為制越工具的來由

一九七〇年，施亞努因為對越共引狼入室而遭到罷黜，在龍諾政府下令驅逐越共軍，不惜興起對外對內反共戰火後，施某亦搖身一變而與棉共並肩作戰。在其北平的流亡政權旗幟下，中共對「赤吉蔑」的軍經支援，既都須假手河內轉運入棉，而越共亦乘機將其卵翼的「吉蔑越盟」人員遣送回國參戰。由於他們飽經訓練，及具有實戰經驗，對重裝備武器的使用保養，都優於「赤吉蔑」人員，所以越共認為這批棉共回國後必可擔當重任，並從而在棉共陣營奪得領導權。越共也面授了此項機宜與任務。

誰知「赤吉蔑」早有警覺，對這批從越南回國的夥友雖不便拒絕，但畀予的職位，多半為軍事教練及砲手；至於民運及地方

註②

「印支聯邦的經緯與展望」本刊、十八卷、第十一期，拙著。

註③

「赤色高棉政情管窺」本刊、十七卷、一期，拙著。

組織工作等方面，則一概不許他們插手，並譏諷他們爲「半高棉人」。而「吉蔑越盟」份子亦已去國離鄉十有六載，對祖國社會人情十分生疏，且因處處遭到白眼歧視，在民族意識的驅使下，亦難免喚起了對越南的世讎，以致其中有不少人改變立場，向「赤吉蔑」領導層私通款曲。

從一九七〇年至七五年的過程中，河內曾策劃指使「吉蔑越盟」發動政變奪權，但在事前都遭到了破獲。此不單是得力於「赤吉蔑」的早有警覺，實際上也應歸功於其對手的告密人員，以致越共經過多年哺育而成的「吉蔑越盟」份子，至高棉變色後，除已變節及因政變奪權未遂而遭到斬殺者外，其能潛逃回越者已爲數無多，正由於有此種種過節，便增加了「赤吉蔑」對越共的新恨，其忿懣尤超過失地的世讎<sup>④</sup>。

中共對越共雖竭盡了哺育支援之力，但也早已發現了越共的狼子野心。尤其在南越變色前後，河內對蘇俄馬首是瞻的情勢，已日益顯明。在此種情形下，與河內勢不兩立的金邊赤棉政權，便更成了中共鉗制河內親俄政權的最佳夥伴。就高棉而言，向越南收復失土，原爲棉人無分政治立場而人同此心的迫切要求。這些失地，除被法國劃入南越疆域者而外，另有湄公河三角洲的鸚鵡嘴、魚鈎與柴楨省等部份邊陲。在法國殖民時代及獨立以後，這些土地雖均爲高棉屬土，但因其中前兩處均被越共作爲巢穴，至美軍予以掃蕩後，又因龍諾政府無力防守，乃交由西貢派軍接防，當南越變色後，河內即踞爲己有。至於柴楨省等處邊境，則以施亞努執政期間，讓越共軍建立庇護所而反客爲主，亦有借無還，便更造成了越棉共爭地的紛爭<sup>⑤</sup>。

中共之所以能够利用棉共作爲制越工具，便是依據此種種情形而來。至河內迫不及待，將親北平的「南解」政權合併，遂使南越叛亂益加風起雲湧，而各派叛亂勢力無分立場左右，又都在中共潛伏於越南的第五縱隊策動下滙流，一致以推翻河內政權爲目標。此一期間，金邊既已成爲中共支援南越叛亂的基地，而棉共突擊隊亦不斷向南越邊境進行突擊。這在金邊，固然是爲了收復失地；但在北平，則爲利用金邊向南越叛軍輸送戰略物資。南越防軍在遭到裏應外合的情勢下，其邊防重鎮如河仙、朱篤等地經常陷落，便是由於腹背受敵，防不勝防而形成<sup>⑥</sup>。

### (三) 拼湊而成的金邊傀儡班底

一九七八年元月，越共軍首次侵入高棉，雖勢如破竹，但到了金邊附近即懸岩勒馬，頓軍不前，揆其原因，乃由於廣大棉人

註④ 八路透社V北平電，引述棉共駐平大使皮謙在記者招待會對河內的指控，一九七七、十二、卅一。

註⑤ 同註③

註⑥ 「越棉戰爭的經緯與評估」本刊、十七卷、第五期、拙著。

都視越南爲世讎，而棉共對越共更有不共戴天之勢，一旦金邊陷落，在兵力上河內雖不難席捲全棉，但棉人斷不甘接受越人的統治，何況在國際間亦不能坐視其公然侵略鄰邦。越共本可卯翼傀儡高棉政權作爲統治工具，而且經過越共多年參養而成的「吉蔑越盟」在此時亦可大派用場，惟以這批人在棉人心目中既已有「半高棉人」的渾號，無法爭取到人心歸向；何況在他們回棉參戰的過程中，除已變節及因奪權未遂而被殺者之外，倖存者已甚寥寥。

越軍侵棉屯兵金邊城下爲時一載，至次年始再大舉進攻，原因固然非常複雜，最重要的，還是傀儡班底難以順利組成。延至一九七九年元月越軍攻佔金邊的前一週，在胡志明市（西貢），才有所謂「高棉民族解放陣線」宣告成立，旋即跟隨越共大軍進入金邊組成傀儡政權，其領導人包括各部會首長，都爲該陣線的成員。由他們出身背景的複雜紛歧，便不難想見越共在撮合過程中確實不易。

此一陣線首腦兼金邊政權主席的亨桑林（Heng Samrin），原爲「赤吉蔑」地區書記兼司令，至一九七八年中期，面對越共重兵壓境，又得不到上級的信任支援，這才變節投靠越軍，據英國「衛報」駐金邊記者描述，他是一位相當平庸的人。掌握大權的，是副主席兼國防部長及武裝部隊司令的賓索萬（Pen Saran），這位出身「吉蔑越盟」的政要，在一九七三年「赤吉蔑」開始排除越共爪牙前，即已見機潛回河內，以後一直未回高棉，至金邊被越共軍攻陷，才衣錦榮歸，獲得河內界予重權。

除此而外，金邊的新貴，絕大多數都是施亞努及龍諾政府的舊人，如農業部長孔松奧，曾留學美國，在龍諾政府中擔任農業計劃指導委員；教育部長兼金邊市長的梅文，原係金邊大學數理教授，至高棉變色，他和其他擔任過施亞努或龍諾政府的公教人員一樣，爲了逃避波特政權的屠殺，在無路可投的情況下，才逃入越南，想不到一變而成爲新貴。此外尚有一位在「赤吉蔑」當權時，即在地下領導反波特勢力的領袖謝辛，已被越共羅致而成爲金邊政權的內政部長，特別得到河內的青睞。不過在金邊政要之中，最活躍的，除賓索萬而外，則爲外長洪森，以他今年尚祇有廿九歲推算，雖可能是「吉蔑越盟」份子，但決非原始成員<sup>⑦</sup>。

綜觀越共卯翼的金邊政要出身背景，誠可謂光怪陸離雜湊而成，其分歧的特色，是大多數人並不信仰馬列主義；一部份共產黨徒，又具有「吉蔑越盟」與「赤吉蔑」兩大敵對派系的分歧。彼等所以甘爲河內侵棉效力，並非出於捐棄了國家世讎，乃爲了推翻嗜殺的波特政權殘酷統治；而河內也是藉他們的歸附，得以弭民伐罪的姿態爭取棉人來歸。所以兩年來河內對高棉佔領區的統治策略與措施，都是從此一角度着眼着手，不過已顯現了來日大難。

註⑦

「金邊政權各派分歧」、英國「衛報」、刊載駐金邊記者福斯羅甫撰稿，一九八一、三、二。

## (四) 河內統治高棉的策略

越南如何統治高棉？其最高權力機構，並不是金邊政府，負責人既不是亨桑林，也非他的助手賓索萬，乃是設在河內的越共「支援高棉事務最高委員會」，其主席黎德壽，正是金邊政府的太上皇。據他的副手們告訴東歐記者，金邊的工作方針：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亦即以政治為主，軍事為輔。因此，他們根本不承認高棉尚有「戰區」和「軍事狀態」存在。他們雖並不否定棉共仍有殘餘武裝，但指稱這都不過是「流寇」，且是「流」的時候多，「寇」的時候少。因為在越南佔領軍與金邊政府部隊及人民自衛武裝的嚴密設防下，已經很不容易給予棉共殘餘部隊入「寇」的空隙<sup>⑧</sup>。

記者們於河內聽到有關對高棉施政方針的簡報後，再配合在高棉的實際訪問，即發現所謂「七分政治」，乃劃分為兩大平行「權力系統」——「組織系統」與「行政系統」，共同負責推行。且由於金邊政權感到人才荒，便不能不仰賴人才進口，所以從河內西貢而來的人員，上至金邊各部會與省縣政府顧問；下至修理機器的技工，都是這批客卿充任，東歐記者形容金邊政權，但在主權上是越棉雙方的合股公司，連所屬的幹部，也是雙方平分秋色。

不過越共在幹部分配方面：可以顯明地看出，是「組織系統」重於「行政系統」，許多行政單位寧可由棉人擔任主官；但在組織方面的關鍵位置，則全都操在越共自己人手中，金邊在今年所舉行的大選，及「高棉人民革命黨」的全代會選舉，其所以均能由河內操縱安排，便是由於越共掌握了組織工作的成果。至於工作雖有兩大系統的劃分，但在基本目標方面，則具有一致的方向——一為爭取廣大棉人的「回流」；二為對回歸的人民給予生命生活的保障，及爭取其向心。

由於棉人對以前棉共政權的殘暴統治，無不談虎色變，其幸而在屠刀下留得殘生者，亦都被迫離鄉背井，在此種情況下，他們能够返回家園，且可領到國際救濟糧食果腹，重新耕種田地，自無暇計及統治者乃為高棉世讎的越人，且反而唯恐殘暴的棉共捲土重來。於是河內又將吳廷琰當年防共的「戰略村」在其高棉佔領區翻版——在每一農莊都是深溝高壘，由越共佔領軍、金邊部隊、民衆自衛隊與情報人員密切聯合，無論日出而作，及收工入村，都是聽從號令，防衛森嚴，使廣大的農村人民，為了保命保鄉，不得不加入組織而奉命行事<sup>⑨</sup>。

棉共游擊隊雖以廿四人編為一個戰鬥組，到必要時可以結合為等於一個步兵團的兵力，採「敵分我合，敵合我分」戰法，及

註<sup>⑧</sup> 「東歐記者筆下的高棉現況」、《中國評論》月刊、第五六五期、吳妍著。

註<sup>⑨</sup> 同註<sup>⑧</sup>。

就地因糧<sup>⑩</sup>，但在「戰略村」林立的地區，則苦於無用武之地，且有野無所掠的困難。河內所稱的棉共已成爲「流寇」，而以「流」爲主，欲「寇」已力不從心，並非妄言。在「戰略村」逐步向棉西推進的情勢下，棉共流亡政權在其基地附近所遭受的壓力之嚴重，卽不難推知。

不過河內賴以爭取棉人順從的基礎，首先在棉共政權統治期間的殘暴嗜殺與饑餓。到棉共已宣佈放棄共產主義，及願意與非共抗越勢力合作，甚至讓具有清廉先生之名的前總理宋山爲領導人消息傳出後，已經食可果腹的棉人，眼看自己生活在越共佔領軍的刺刀下，又豈能忘記國讎？更重要的，是蘇俄並不願意高棉淪爲越南的忠實僕從，在克宮對金邊領袖垂青的情勢下，可能連越共長期培養而成的「吉蔑越盟」份子，亦難免靠近蘇俄，這更將造成越共在高棉的困境。

### (五) 蘇俄企圖直接領導金邊

今年上半年，金邊舉行過兩次大選：五月間，有「高棉民族解放陣線」改名的「人民革命黨」黨代表大會，選出了賓索萬爲黨的總書記。到六月下旬，又舉行了第一屆「國民大會」，係照新憲法，選舉亨桑林爲國務委員會主席，這是政府中的最高席位。至於被視爲越共統治高棉的代理人賓索萬，祇以黨的總書記兼任政府的部長會議主席——相當於國務總理。但他既沒有當選國務委員，其原先兼任的國防部長，也由陳善所取代<sup>⑪</sup>。

一般都認爲相當平庸的亨桑林，何以在此次大選中，並未被河內排出領導層，且仍然位居賓索萬之上？這是由於他乃出身「赤吉蔑」，不僅是不折不扣的高棉人，且係信奉馬列主義者，這對棉人而言，比被目爲「半高棉人」的賓索萬，大可爲越共赤裸裸的侵略面目遮羞。此卽說明了河內無論如何巧妙設計，在經過兩年多對高棉佔領區的統治，仍然無法爭取到棉人歸心——使他們甘心作爲越南侵略者的順民。此外，亨桑林幾度應召朝俄，且得到了克宮主人與他訂結直接援助的條約，顯示他的地位穩固，另有蘇俄在幕後支持。

據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分析，俄越在印支各有不同的目標。河內吞寮併棉，顯然是爲了實現胡志明當年所構想的「印支聯邦」，遂不惜公然出兵佔領高棉而設立傀儡政府。至於蘇俄對越南侵略行動之所以大力支援，則在利用它作爲驅除中共殘餘勢力的鷹犬，以便伸展莫斯科的霸權，斷不能讓寮棉作爲河內的附庸。理由是越共對一手哺育它的北平，當其羽毛已豐時，卽反目成讎，

註⑩ 同註⑥。

註⑪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一、六、廿八、二版。



此外在一九七九—八〇年，蘇俄以贈款方式給予金邊非軍事援款二億一千九百萬美元，雖然今年的援款數字並未發表，但莫斯科對金邊已承擔了大量的工程，如在馬德望建立一處大規模的國營農場，在磅湛設立一間橡膠種植園，和港灣與其他工廠的建設，並已開始協助重建金邊的「國家銀行」。蘇俄甚至應允供應若干民用飛機，讓金邊經營獨立的航空公司，以擺脫對河內的依賴。大批棉人正在莫斯科接受各個科目的短期訓練，另有三百多名學生，則在接受較長期的政治薰陶。

據金邊的外國觀察家指出：莫斯科、河內、金邊的三角關係，在最近以來，其矛盾情形愈趨顯明，尤其是賓索萬在「高棉人民革命黨」全代大會上的政治報告，更明白地揭露了金邊在兩大之間已公然傾向蘇俄。他在報告中首先指出：「高棉人民革命黨」的成立，應該歸功於莫斯科，而非河內；繼稱：波特政權之所以能從金邊被逐出，是「我們人民的英勇和革命英雄的果敢成果」，並非越南在高棉的廿萬軍隊的功勞。他對越棉的特殊關係隻字不提，也沒有強調印支三邦的特殊關係，只一再號召必須「加強與蘇俄的團結」<sup>⑮</sup>。

賓索萬的政治報告，如果是爲了洗清他自己「半高棉人」的渾號，證明他不是河內統治金邊的傀儡，俾便爭取棉人歸心，那便適足說明：越南在佔領高棉兩年多以後的今天，連河內視爲其統治工具核心的「人民革命黨」以及經由河內嚴密控制的「組織系統」所選出之黨代表，照樣是不甘臣服於越南，可見黎德壽在河內所主持的越共中央「支援高棉事務最高委員會」，其所強調的「七分政治」及其所着重的組織系統，並未發生作用；而越共企望爭取到棉人歸服於來自河內的統治，已經落空。倘使賓某的話都出自內心，則更表明他已無視於河內而公然倒向蘇俄，也反映出越南在金邊及其佔領區的處境之危殆。

### (七) 棉人抗越部隊已反守為攻

越軍在高棉戰場上所面對的敵人情勢如何？照理，在其「戰略村」逐漸向棉西推進過程中，棉共的盤據地及其實力，便應該相隨退縮與削弱，何以至今包括棉共的抗越力量反而增強？我們雖不敢完全相信棉共電臺所播報的戰績，但從加拿大一位高棉問題專家奧洛夫博士前不久訪問高棉後所作的報導，則可證實棉共軍的戰力確已增強，且在不斷反守為攻。這篇報導並舉出了下列戰果：（一）迫使越軍放棄馬萊山區直升機基地；（二）暹粒的越軍指揮部，亦因五號公路被切斷而不得不後移；（三）越軍第一線部隊已於今年撤退五十公里<sup>⑯</sup>。

註⑮ 同註⑭。

註⑯ 新加坡〔南洋商報〕，引述「加大約翰阿波特學院」奧洛博士於訪棉後，在「東南亞研究所」的講詞，一九八一、七、十二、一版。

何以致此？除了來自中共的補給，與日俱增而外，須知河內所恃以爭取棉人合力抵禦棉共的主要資本，在針對棉人唯恐嗜殺的波特政權捲土重來，遂不得不依靠越軍保產保命。至棉共以喬森潘取代波特執政，且宣佈放棄共產主義，表示不再重施恐怖政策，雖並不能取得棉人的確信，但當趙紫陽訪泰，曼谷盛傳北平已同意，「民主高棉」政權，將交由非共棉人抗越領袖宋山執掌，這便不能不使生活在越軍佔領區的棉人，在民族大義召喚下，都切望其祖國能够恢復領土主權，斷不願繼續忍受越南的武力統治。

今年五月中旬，越南佔領軍遭到了金邊政權轄下部隊的攻擊，在金磅遜地區雙方交戰兩日，金邊部隊發射了數百發砲彈，將一艘停泊在港灣的越南防潛艦艇擊沉，使艦上所有越南官兵全部喪命<sup>⑭</sup>。此一事件雖並未繼續擴大，惟一葉落而知秋，這說明了亨桑林政權的部隊已開始反噬主人，並未消除對世讎越南的敵意。此一方面說明：在由蘇俄訓練而成的金邊軍官統率下之官兵，對越軍有恃無恐；另一方面也顯示：一旦「民主高棉」政權改組——由非共棉人領袖掌權後，必將更激發廣大棉人對越南佔領軍及其民事顧問的敵愾。金邊的軍人如此，其文官亦可能同情，至於一般平民，其敵愾更不難由此概見。

河內先前所稱的棉共殘餘武裝，不過是少數「流寇」，且已迫使其欲「寇」而無機可乘，顯然已認為這批殘兵的實力縱使不被越軍全部殲滅，其殘喘也難以長期苟延。惟據前不久奧洛夫博士的實地觀察，他確認棉共已擁有四萬五千人的武裝，且裝備武器都相當精良，補給充裕，士氣昂揚。此外非共的棉人抗越部隊，僅宋山所屬的，即有三萬人以上，前不久即有北平補給這支部隊的武器運到，據估計足可裝備三萬人。反觀越南在高棉的佔領軍，則已由廿萬削減為十七萬人。據奧洛夫博士分析：此乃由於河內對死傷者無法照數補充所形成<sup>⑮</sup>。這也是越軍不能不縮小佔領區的原因之一。從雙方實力的消長，便不難窺知河內在高棉的處境，無論佔領區內外都日益困難。

## (八) 結 論

棉人對越南的世讎，決不能在河內軍事佔領下予以沖淡消除，相反的，在刺刀威脅下，勢必會造成棉人對越南更加敵愾同讎。至於由越共一手哺育而成的「吉蔑越盟」份子，是否甘心長期作為河內統治高棉的代理人，不惜將其祖國淪為越南的附庸？這從越共本身不惜對卵翼它的中共反目成讎，並藉蘇俄的撐持而恩將仇報，即可說明金邊政權得到了莫斯科撐腰，棉共流亡政權有中共為後臺，都斷不會接受河內統治。何況「東協」及大多數自由國家，不但對非共的棉人抗越勢力一致同情支持，連棉共政權

註⑭ 入美聯社V曼谷電、一九八一、七、廿三。

註⑮ 同註⑭。

亦分沾了實惠，這都是河內企圖侵吞高棉的難題。

誠然，河內已在佔領高棉期間，向高棉毗連南越的邊陲地帶大量移民，尤其在湄公河三角洲的肥沃地區及戰略要地，如鸚鵡嘴、魚鈎、紫楨等地，都將原住於此的棉人一律驅除，而代之以南越移民。河內的這種作法，顯然是想藉此將這些土地永久併入越南版圖，縱使舉行居民投票，亦不會歸還高棉。殊不知南越人民，大都反對共黨統治及被北越吞併。如果越軍撤離高棉，而在金邊所成立的是自由民主政府，則這些地區所居住的南越人民，即大有寧願受金邊自由政府統治的可能。假使由棉共重返金邊，在中共指使下，已有棉共突擊隊與南越叛軍裏應外合的前例在，則這些移居在棉邊的南越人，便正可作為雙方的橋樑，對河內而言，豈非自掘陷阱。

「東協」並不認為河內拒絕參加高棉問題國際會議，即表示關閉了和談之門，其所以成立常設委員會，並以「亞西安」國家為主體，正是針對前此河內倡議的——高棉問題，須由「東協」與印支三邦談判而來，顯示雙方都留有談判的餘地。環顧河內在高棉的處境，其困窘已與日俱增，在軍事上已戳穿了河內「戰無不勝」的侈言，又安能不以和談結束其日益陷入泥沼的戰爭？

### 共匪禍國史料彙編

本書第一、二、三冊，按時序先後編纂，紀述共黨自建黨至抗戰勝利之禍國罪行。第四冊起，改按專題編纂為「農村變亂」——「查田運動」，第五冊為「農村變亂」——「蘇維埃暴力分地」，第六冊為「農村變亂」——「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與武裝叛亂時期的清算鬭爭等」。

### 十六開本 六巨冊

工本費 新臺幣 一千六百八十元  
美金 四十二元

郵資另加 國內：新臺幣四十二元  
航空美金 四十二元  
國外：平寄美金 十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限閱資料憑機關學校公函購用。